今天：她不許我贈禮金

金翠玉看的是黑大綢腰帶，敞起來的大花裙，這是朝鮮婦女裝，眞正的滇明裝。她迎身關上了對外的房門，轉過這住門的高屏風，携住我的手說了句北京話——「對不起，先生累了！」接着她竟說日本話，頭先在席上，聽到她們隨着主人，說英語和日語。

「如果北京話夠用，那我們說國語？」扶她坐在外間大沙發上，開了電視：「你也該休息一會了，你們陪客，是全副精神的。」她笑迷迷地，坐下來伸出雙臂，拉我坐下來：「由我招呼，我會……。」沒說完，倚身過來，先親了一記臉蛋——「克斯米？」她一笑投懷，仰面伸嘴，我摟住她，作了一個電影鐘頭，她沛然吐出小紅魚兒，隨又吸住了我——這是示意。

「去調酒，我要一瓶純白蘭地，你可隨便喜歡！」我由她去，她却先開櫃櫃，尋出男女用兩套日式睡袍來，又檢查了調節器：「二十二度，不熱吧？」我看她香風飄蕩，身上的法國香精，若有若無，配合大客室的鮮花瓶景，確是他處少見。調了酒，用小金漆盤抵住，放在玻璃矮几上——「請！我同先生一樣，兩撇大愛色啊。」她坐下來，不知幾時，她換上了錄影小喜劇——「是日本的？」我望她笑，端起杯來，與她碰杯。

這時她忽用日語問我：「可記得今夜？」——「莫豈論（日音即此，作「不必論」，中國話的「那還用說」。）接着便含酒送吻，扶我的手放在她的胸口。然後她先易衣，自己也換了「獵卡她」——日本浴長衫。「以『巴德抹沙肌』」……。「眞的全身同你的雙手一樣呢？只怕一千人中也難見到一個？」

「我們茶苑，差不多一樣。最小的是我們三個，我十八滿了，在東京上學兩年，原是元山人。以後幾時來呀？可記得有我……哼，朋友？」太多愛了，我要她「巴德抹沙肌」適可而止——「好，我們浸一浸！」浸了又換水，習慣同日本一樣，過份愛潔。這時她才吻我的身體——她說就是沒去過香港。

「時間不自由？」我問她。她更正我：「你是說我人不自由？我們都是自由身，而且若不是自願，是不要陪客這樣的……。」李先生說你歡喜我，他看出來了。散席前同我說好的……。「呀！你太青春了——慢慢……。」我們呼呼睡去，但起床後我送她禮金，她岐拒了！

二九〇：神魂顛倒

胡雲笑曰：「有錯！你叻女。」蘇絲曰：「咁我可以話你知，有。」胡雲曰：「咁你即是處女？」蘇絲曰：「你又憑乜問我？」胡雲曰：「如果係，我要娶你做老婆。」蘇絲曰：「如果唔係咁就玩下，然否？」胡雲曰：「當然了，你出一件嘢，大家平等互利而已。」蘇絲曰：「我可以講你知，我非常揀擇，而且不會隨便上床，除非我喜歡那個人。」胡雲曰：「咁你喜歡我否？」蘇絲曰：「有好感，未算喜歡。」胡雲曰：「幾時至可以喜歡我呢？」蘇絲曰：「未知。」胡雲曰：「我可以等，等到你喜歡我。」蘇絲笑曰：「眼睛等喇！」胡雲曰：「淨係叫我等，有乜意思。」蘇絲曰：「如果冇耐性等，有人監你。」胡雲爲之搖頭嘆息，曰：「你把口眞係犀利，同海倫完全係兩個人。」蘇絲曰：「海倫冷冰冰，然否？」胡雲曰：「然似熱，眞令我神魂顛倒，你知不知昨晚有件怪事。」蘇絲問係乜，胡雲曰：「昨晚我同你造愛也！」蘇絲馬上縋佢一掌，曰：「你作死乎！」胡雲曰：「眞者也，我發夢同你造愛，搞到一褲都係！」蘇絲曰：「到此爲止，不可再講呀！」胡雲曰：「乜你以爲我講笑乎？」蘇絲曰：「冇人話你講笑，但我不聽。」

三二六：有準備可放心

「這條伙死了，死了也夠慘的！」朱廸長長嘆口氣說，「聽說服春藥而死的人是很痛苦的，眞是罪有應得，眞是罪有應得！」

「哼，」安娜用不屑的口吻說，「雖然俗語說什麼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，但對享利來說，此番死了，死得又那麼痛苦，確是對他的懲罰了，是活該，活該。不過，朱廸，我倒爲你担心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我是爲你的將來而担心。」

「我的將來？」朱廸搖搖頭，「我還有什麼將來？安娜，我明白你道話的意思。」

「哦，你眞的一點兒也不明白？」

「眞的，眞的不明白。」

「好吧，我也不怕直說了，我担心你會像我那樣，也有了他的血脉、他的骨肉！」

「不會的，」朱廸又搖搖頭，「我已有了準備，不會懷孕的，而且，我早已有打算，即使頭兩年也不想生孩子，爲什麼抵死不作嘛？」

「也許是上天不許我們太快有子，何況明用命運來支開了母親的追問。」

「帮帮你？可以，我就帮你探查一下孩子的爸爸，看他去了美國什麼地方？讓你萬里尋夫！」賣山說。

「我看，她還是死了這條心吧！人家是盜用爸爸公司的錢，遠走高飛躲起來，兒子不認賬，喻風。」

「表哥，求你，帮帮我！」戀潔說，她流出淚水來。